

# 不同类型研究机构卫生 技术评估研究结果转化情况的比较研究

刘文彬<sup>1,2</sup>, 施李正<sup>3</sup>, 庞伟明<sup>4</sup>, 董恒进<sup>5</sup>, 陈英耀<sup>2</sup>

(1. 福建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管理学系, 福建 福州 350004; 2.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 上海 200032; 3. 美国杜兰大学公共卫生和热带病学院, 美国 路易斯安那州 新奥尔良 70112; 4. 加拿大劳伦森大学乡镇和北部卫生服务研究所和北安大略省医学院, 加拿大 北安大略 西比利 P3E 2C6; 5. 浙江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学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目的:通过对不同类型研究机构的卫生技术评估(HTA)研究结果转化情况的比较,为扩大HTA的决策使用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自设问卷,开展针对国内HTA研究者的问卷调查,通过Likert五分法描述HTA研究结果转化情况,运用秩和检验进行差异分析。结果:虽然在HTA转化利用方面的差异尚无统计学意义,但在组织支持、研究过程、认知水平、研究产出方式、研究质量方面,来自高校和非高校机构研究者之间的一些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为促进HTA研究结果的决策转化,建议确立促进HTA决策转化的支持机制,强化与决策方的沟通交流协作,提高转化认知水平,采用适宜且多样的研究结果产出方式。

**关键词:**卫生技术评估;决策转化;研究机构;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R1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479(2015)06-477-005

doi: 10.7655/NYDXBSS20150616

卫生技术评估(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HTA)是对卫生技术利用所产生的短期及长期的社会结果进行评价的一种综合政策研究的形式<sup>[1]</sup>。我国自1994年成立第一家卫生技术评估中心以来,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已经开展了相关科研活动。但总体而言,目前国内HTA更倾向于单纯的学术活动,它和卫生技术政策、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和政策效果评估等宏观卫生技术管理还未形成有机整体,其对卫生政策的影响仍十分有限<sup>[2-4]</sup>。

为促进HTA相关研究结果运用于决策过程,并对相应政策的制定与推广发挥科学支持作用(即促进HTA研究结果的决策转化),本研究拟通过对比高校和其他如政府、医疗机构、企业等部门直属的研究机构,分析研究人员在组织支持、研究活动过程、研究产出方式、研究质量、认知水平等方面的差异,

为促进HTA研究结果决策转化提出相应策略建议。

## 一、对象与方法

### (一)对象

调查对象为HTA研究者,具体指承担过有关卫生技术(包括药物、医疗器械、设备、诊疗程序等)的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及社会影响等方面评价研究课题的研究人员。

### (二)调查内容

在前期研究和专家咨询基础上,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主要包含以下维度:所在机构对转化支持的情况;研究者与研究结果利用方交流情况;研究产出方式;研究质量;对研究结果转化的认知;实现研究结果转化利用的情况。调查问卷采用Likert五分制,1分代表最消极负面的结果,5分代表最积极正

基金项目: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资助项目(11-067)

收稿日期:2015-09-04

作者简介:刘文彬(1984-),男,福建霞浦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卫生技术评估;陈英耀(1968-),男,上海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卫生技术评估、医院管理,通信作者。

面的结果。问卷各维度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均超过 0.70,提示具有较高的信度。

(三)调查方法

调查时间从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4 月。由于国内的 HTA 研究者并不明确,故采用雪球抽样的方法,首先调查大家共知的 HTA 研究者,通过其介绍进一步调查其他研究者,以此不断循环直到不再出现新的研究者为止。调查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批准号:IRB #2012-11-0382)。

(四)统计学方法

鉴于调查对象对各问题的回答均为有序变量,故采用成组设计两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对不同类型研究机构研究者的总体分布情况是否相同进行统计学检验。所有运算均通过 SPSS13.0 软件完成。 $P \leq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一)调查对象人口社会学特征

共发放调查问卷 561 份,回收有效问卷 382 份,有效回收率 68.1%。来自高校的 293 位研究者中,男性占 45.7%;工作年限在 5 年以下和 6~10 年者分别为 48.3%和 26.6%;中级及以下、副高和正高级职称者分别占 30.7%、28.3%和 34.1%。而来自非高校研究机构的 89 位研究者中,男性占 50.6%;分别有 37.5%和 35.0%工作年限在 5 年以下和 6~10 年;中级及以下、副高和正高级职称者分别占 24.7%、28.1%和 38.2%。

(二)所在研究机构对转化的支持情况

与高校相比,非高校研究机构在组织转化培训、

提供转化指南、组织专人开展转化活动、激励成功转化等方面开展更多工作,两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值分别为 $<0.001$ 、 $<0.001$ 、 $0.001$ 和  $0.002$ ,表 1)。

(三)研究者与研究结果利用方的交流

与来自高校的研究者相比,非高校机构的研究者在各研究阶段,均与研究结果利用方有更多交流。尤其在“研究结果分析”和“课题成果传播”方面,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值分别为  $0.011$  和  $0.015$ ,表 2)。

(四)HTA 研究结果的产出方式

高校研究者更多在国外期刊杂志和国际会议上发表报告研究结果;非高校研究机构的研究者则更多采用调研报告概述、公文初稿、国内会议报告、报刊发表等产出形式,且二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 3)。

(五)HTA 研究结果的质量

在研究实用性方面,非高校机构研究者的相关评价要高于来自高校的研究者,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6$ ,表 4)。而对研究的科学性、时效性、与决策需要的相关度、研究结果通俗易懂情况等,二者评价较为接近。

(六)对研究结果转化的认知情况

在“决策转化意愿”方面,来自高校的研究者有更强的转化意愿( $P=0.019$ ,表 5);而在对转化程序的了解程度方面,非高校机构的研究者要显著高于来自高校的研究者( $P=0.031$ ,表 5),同时,他们对决策者推动转化的积极性评价也明显较后者更高( $P=0.013$ ,表 5)。

(七)研究结果转化利用情况

根据 Landry 等<sup>[5]</sup>对研究结果转化利用的分阶

表 1 不同类型 HTA 研究机构对决策转化的支持情况对比

	高校研究者(n=293)		非高校研究者(n=89)		差值		Z 值	P 值
	“较多”以上率(%)	均值(分)	“较多”以上率(%)	均值(分)	“较多”以上率差值	均值的差值		
组织转化培训	5.80	2.10	15.73	2.53	-9.93	-0.43	-3.742	<0.001
提供转化指南	5.80	1.98	13.48	2.44	-7.68	-0.46	-3.884	<0.001
组织专人开展转化活动	13.99	2.38	30.34	2.82	-16.35	-0.44	-3.468	0.001
激励成功转化	12.29	2.31	25.84	2.72	-13.55	-0.41	-3.105	0.002

“较多”以上率是指:调查对象中认为相应工作开展“较多”或“很多”的人数比例。

表 2 不同类型机构的 HTA 研究者与研究结果利用方的交流情况对比

	高校研究者(n=293)		非高校研究者(n=89)		差值		Z 值	P 值
	“较多”以上率(%)	均值(分)	“较多”以上率(%)	均值(分)	“较多”以上率差值	均值的差值		
课题目标设定	50.85	3.31	53.93	3.52	-3.08	-0.21	-1.471	0.141
研究方法确定	32.76	3.03	42.70	3.25	-9.94	-0.22	-1.869	0.062
课题具体实施	40.61	3.20	48.31	3.36	-7.70	-0.16	-1.334	0.182
研究结果分析	43.69	3.23	57.30	3.53	-13.61	-0.30	-2.545	0.011
课题报告撰写	37.54	3.13	42.70	3.29	-5.16	-0.16	-1.147	0.251
课题成果传播	18.09	2.72	37.08	3.03	-18.99	-0.31	-2.438	0.015

“较多”以上率是指:调查对象中认为相应工作开展“较多”或“很多”的人数比例。

段评价方法,本研究将研究结果转化利用分为学术传播、形式传播、认知传播、参考借鉴、政策采纳、促成行动六个阶段进行评价。从下表可见,来自高校的研究者和非高校研究机构的研究者在以上六个阶段开展工作的情况较为接近,相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6)。

### 三、讨论与建议

虽然来自高校和非高校机构的研究者在实现研究结果转化利用方面的差异并不显著,但二者在组织支持、研究活动过程、认知水平、研究产出方式、研究质量等方面的差异仍不容忽视。为促进 HTA 研究

表3 不同类型机构 HTA 研究者的研究结果产出方式对比

	高校研究者(n=293)		非高校研究者(n=89)		差值		Z值	P值
	“较多”以上率(%)	均值(分)	“较多”以上率(%)	均值(分)	“较多”以上率差值	均值的差值		
完整调研报告	64.51	3.59	66.29	3.81	-1.78	-0.22	-1.340	0.180
调研报告概述	48.81	3.18	53.93	3.49	-5.12	-0.32	-2.018	0.044
公文初稿	15.70	2.26	25.84	2.66	-10.14	-0.40	-2.651	0.008
国内期刊文章	68.60	3.76	74.16	3.92	-5.56	-0.16	-1.189	0.234
国外期刊文章	15.36	2.12	11.24	2.02	4.12	0.10	-0.272	0.786
国内会议汇报	36.52	2.95	44.94	3.26	-8.42	-0.31	-2.124	0.034
国际会议汇报	12.97	2.04	10.11	2.02	2.86	0.02	-0.176	0.861
报刊发表	2.73	1.55	7.87	1.88	-5.14	-0.32	-2.447	0.014

“较多”以上率是指:调查对象中认为相应工作开展“较多”或“很多”的人数比例。

表4 不同类型机构 HTA 研究者的研究结果质量对比

	高校研究者(n=293)		非高校研究者(n=89)		差值		Z值	P值
	“较好”以上率(%)	均值(分)	“较好”以上率(%)	均值(分)	“较好”以上率差值	均值的差值		
研究的科学性	64.85	3.67	71.91	3.76	-7.06	-0.10	-1.287	0.198
研究的时效性	62.80	3.65	71.91	3.76	-9.11	-0.11	-1.522	0.128
研究的实用性	64.51	3.69	78.65	3.88	-14.14	-0.19	-2.409	0.016
决策需要相关度	59.39	3.58	66.29	3.70	-6.90	-0.12	-1.427	0.154
通俗易懂情况	39.59	3.18	44.94	3.37	-5.35	-0.19	-1.318	0.187

“较好”以上率是指:调查对象中认为相应工作开展“较好”或“很好”的人数比例。

表5 不同类型机构 HTA 研究者对研究结果决策转化的认知情况对比

	高校研究者(n=293)		非高校研究者(n=89)		差值		Z值	P值
	“正性”以上率(%)	均值(分)	“正性”以上率(%)	均值(分)	“正性”以上率差值	均值的差值		
向决策方传递结果的重要性	97.61	4.71	96.63	4.64	0.98	0.07	-1.232	0.218
决策转化意愿	92.49	4.28	84.27	4.09	8.22	0.19	-2.342	0.019
对转化程序的了解程度	32.42	2.97	41.57	3.24	-9.15	-0.27	-2.160	0.031
决策者推动转化的积极性	26.62	3.13	34.83	3.38	-8.21	-0.25	-2.481	0.013

“正性”以上率是指:对相应重要性、了解程度、意愿等方面给予积极评价(如“非常重要”/“比较重要”、“非常了解”/“有些了解”、“非常强”/“比较强”)的回答人数比例。

表6 不同类型机构 HTA 研究者实现研究结果转化利用情况的对比

	高校研究者(n=293)		非高校研究者(n=89)		差值		Z值	P值
	“较多”以上率(%)	均值(分)	“较多”以上率(%)	均值(分)	“较多”以上率差值	均值的差值		
学术传播	38.23	3.17	44.94	3.24	-6.71	-0.07	-0.586	0.558
形式传播	30.72	3.01	29.21	3.00	1.51	0.01	-0.265	0.791
认知传播	29.69	2.98	23.60	2.90	6.09	0.08	-0.946	0.344
参考借鉴	21.50	2.83	25.84	2.93	-4.34	-0.10	-0.789	0.430
政策采纳	15.02	2.56	15.73	2.65	-0.71	-0.09	-0.757	0.449
促成行动	15.70	2.56	16.85	2.67	-1.15	-0.11	-0.878	0.380

“较多”以上率是指:调查对象中认为相应工作开展“较多”或“很多”的人数比例。

结果决策转化,强化 HTA 的决策支持作用,提出相应策略建议。

#### (一)建立促进研究结果决策转化的支持机制

目前高校在组织专人开展转化活动、为员工提供决策转化指南、激励成功转化等方面开展工作明显较少。今后可更多组织转化方面的培训、安排专门人员提供转化技术支持等。同时,应将研究者的考核评估标准向研究结果的转化利用情况等方面适当倾斜,对研究结果成功转化的研究者给予一定物质和精神奖励,以此增强研究者的积极性<sup>[6]</sup>。

#### (二)强化研究方与决策方的沟通联系和交流协作

一方面构建完善 HTA 研究机构和决策机构的沟通联系平台<sup>[7]</sup>,实现重要研究信息共享;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人员之间的交流协作,注重发挥决策者在现场调查协调、研究完善建议、研究结果推广等环节的重要支持作用<sup>[8]</sup>。此外,在选题、调研实施等阶段也应保持与决策者较为密切的沟通交流,以此提高研究课题与社会需要、决策需要的相关度。

#### (三)根据目标人群特征采用合适的产出方式

为促进 HTA 研究结果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建议研究者根据不同研究结果利用方的特点,采用更为适宜有效且丰富多样的研究结果产出方式,如在向决策者提交 HTA 研究结果时,可重点采用报告摘要的形式,用精炼易懂的语言撰写,避免过多运用专业词语和复杂的数据处理方法,以方便决策者理解和运用。

#### (四)进一步提高转化认知水平,强化转化意识

研究人员应进一步认识到 HTA 研究结果决策转化的重要意义,提高转化意愿,并主动熟悉卫生技术决策的程序步骤,为实现成功转化打下基础。决策人员也应切实改变传统的经验决策方式、转变唯长官意志的决策文化,积极推进 HTA 研究结果决策支持作用的实现,真正倡导科学决策、循证决策<sup>[8]</sup>。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局限。首先,由于无法获取国内 HTA 研究者的详尽名单作为抽样框,本研究不得不采用雪球抽样这一非概率抽样方法,这可能影

响样本代表性;第二,问卷中的一些问题由调查对象主观感知判断,在“社会期望效应”影响下,填答者更倾向于按照社会期望的积极回答进行填写、而未根据自身的客观实际情况,由此可能造成调查结果的偏差。

致谢:感谢参与本研究的卫生技术评估研究者、课题组成员,唐椽、茅艺伟等硕士研究生,以及中华医学基金会对本研究的资助!

#### 参考文献

- [1] 陈洁. 卫生技术评估[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1
- [2] 陈英耀, 刘文彬, 唐椽, 等. 我国卫生技术评估与决策转化研究概述[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013, 6(7): 1-6
- [3] 唐智柳, 陈英耀. 对我国卫生技术管理的若干思考[J]. 中国卫生资源, 2007, 10(4): 178-179
- [4] Chen Y, Banta D, Tang Z.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development in China [J]. Int J Technol Assess Health Care, 2009, 25(S1): 202-209
- [5] Landry R, Amara N, Lamari M. Climbing the ladder of research utilization: Evidence from social science research[J].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01, 22: 396-422
- [6] Hemsley-Brown J. Facilitating research utilization: A cross-sector review of research evide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 2004, 17(6): 534-552
- [7] Jacobson N, Butterill D, Goering P. Organization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university-based researchers' engagement in knowledge transfer activity[J].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04, 23(3): 246-259
- [8] Hennink M, Stephenson R. Using research to inform health policy: Barriers and strateg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2005, 10: 163-180

##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knowledge translation of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research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research institutes

Liu Wenbin<sup>1,2</sup>, Shi Lizheng<sup>3</sup>, Pong W Raymond<sup>4</sup>, Dong Hengjin<sup>5</sup>, Chen Yingyao<sup>2</sup>

(1.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4; 2.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Fudan University, Key Lab of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Ministry of Health, Shanghai 200032; 3.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Tropical Medicine, Tulane University, New Orleans, Louisiana 70112, USA; 4. Centre for Rural and Northern Health Research and Northern Ontario School of Medicine, Laurentian University, Sudbury, Ontario P3E 2C6, Canada; 5. Research Centre for Health Polic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HTA) knowledge trans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provide some scientific evidences to expand HTA impact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making. **Methods:** A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implemented to domestic HTA researchers. Likert scores were applied to describe the situation of HTA knowledge translation. Rank-sum test was conduct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Results:** While the differences in research utilization were not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som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researchers from university and researchers not from university in the aspects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translation support, research uptake process, cognition of knowledge translation, output forms of research outcomes, quality of HTA research. **Conclusion:** It is recommended to establish the knowledge translation support mechanism for HTA research outcomes, strengthen the collabora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between HTA researchers and policy-makers, promote their cognition of HTA knowledge transl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cision-making, and adopt various output forms of research outcomes more appropriately and effectively.

**Key words:**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knowledge translation; research unit; comparative analysis

近期公布的CNKI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2015版)显示,《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计量评价指标又取得可喜成绩,数据和排名稳步提升:期刊综合影响因子为0.570(去年0.550),增幅3.64%,在影响因子学科平均值下降,增幅为负(-2.35%)的情况下,实属不易;影响因子排名第41位(41/632),较去年(45/631)前进4位,并且连续3年进入全国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期刊前50;总被引频次726次(去年633次),增幅14.69%。